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九十三

湖西閩鎮珩輯

市政考

澤征鹽政

明初設都轉運鹽使六兩淮兩浙長蘆山東福建河東鹽課
提舉司七廣東海北四川雲南雲南提舉司四黑鹽井白鹽
井安甯鹽井五井陘西靈州鹽課司一兩淮分司三泰州淮
安通州批驗所二儀真淮安鹽場三十各鹽課司一洪武時
歲辦大
引鹽三十五萬二千餘引弘治
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厯時同鹽行直隸之應天甯國太平
揚州鳳陽廬州安慶池州淮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廣二
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甯南陽三府及陳州正統中貴州亦

食淮鹽成化十八年湖廣衡州永州改行海北鹽正德二年
江西贛州南安吉安改行廣東鹽所輸邊甘肅延綏甯夏宣
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上供光祿寺神宮監內官
監歲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兩浙分司四嘉興松江甯紹
溫台批驗所四杭州紹興嘉興溫州鹽場三十五各鹽課司
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二十二萬四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厯時同鹽行浙江直隸之
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徽州五府及廣德州江西之廣信府所
輸邊甘肅延綏甯夏固原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
十四萬兩明初置北平河間鹽運司後改稱河間長蘆分司
二滄州青州批驗所二長蘆小直沽鹽場二十四各鹽課司
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六萬三千一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十八萬八百餘引萬厯時同鹽行北直

隸河南之彰德衛輝二府所輸邊宣府大同薊州上供郊廟
百神祭祀內府羞膳及給百官有司歲入太倉餘鹽銀十二
萬兩山東分司二膠萊濱樂批驗所一濰口鹽場十九各鹽
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十四萬三千三百餘引弘治時歲
改辦小引鹽倍之萬厯時九萬六千一百餘引行山東直隸徐邳宿三州河南開封府後開封改食河東鹽
所輸邊遼東及山東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五萬兩福
建鹽場七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十萬四千五百
餘引弘治時增七百餘引萬厯時減引其引曰依山附海依山納折色附海行本色神宗時亦改
折色鹽行境內歲入太倉銀二萬二千餘兩河東解鹽初設
東場分司於安邑成祖時增設西場於解州尋復并於東正
統六年復置西場分司弘治二年增置中場分司洪武時歲
辦小引鹽

三十萬四千引弘治時增入八萬引萬厯中又增二十萬引鹽行陝西之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汝甯南陽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陽潞安二府澤沁遼三州地有兩見者鹽得兼行隆慶中延安改食靈州池鹽崇禎中鳳翔漢中二府亦改食靈州鹽歲入太倉銀四千餘兩給宣府鎮及大同代府祿糧抵補山西民糧銀共十九萬兩有奇陝西靈州有大小鹽池又有漳縣鹽井西河鹽井洪武時歲辦鹽西河十三萬一千五百斤有奇靈州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斤有奇漳縣五十一萬五千六百斤有奇三處共辦一千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餘斤弘治時同鹽行陝西之鞏昌臨洮二府及河州歲解甯夏延綏固原餉銀三萬六千餘兩廣東鹽場十四海北鹽場十五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廣東四萬六千八百餘引海北二萬七千餘引弘治時廣東如舊海北萬九千四百餘引萬厯時廣

東小引生鹽三萬二百餘引小引熟鹽三萬四千餘引鹽有生熟
六百餘引海北小引正耗鹽一萬二千四百餘引
熟貴生賤廣東鹽行廣州肇慶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海
北鹽行廣東之雷州高州廉州瓊州四府湖廣之桂陽郴二
州廣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潯州慶遠南甯平樂太平思明鎮
安十府田龍泗城奉議利五州歲入太倉鹽課銀萬一千餘
兩四川鹽井轄鹽課司十七洪武時歲辦鹽一千一十二萬
七千餘斤弘治時辦二千一十
七萬六千餘斤萬厯中九
百八十六萬一千餘斤鹽行四川之成都敘州順慶保甯
夔州五府潼川嘉定廣安雅廣元五州縣歲解陝西鎮鹽課
銀七萬一千餘兩雲南黑鹽井轄鹽課司三白鹽井安甯鹽
井各轄鹽課司一五井轄鹽課司七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一
萬七千八百餘引弘治
時各井多寡不一
萬厯時與洪武同鹽行境內歲入太倉鹽課銀三萬五千餘

兩成祖時嘗設交趾提舉司其後交趾失乃罷遼東鹽場不設官軍餘煎辦召商易粟以給軍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太和嶺路遠費煩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卽以原給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于是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爲軍儲鹽法邊計相輔而行

輪米臨濠開封陳橋襄陽安陸荊州

歸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陳州北通州諸倉計道里近遠自五石至一石有差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道遠地險則減而輕之編置勘合及底簿發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商納糧畢書所納糧及應支鹽數齎赴各轉運提舉司照數支

鹽

成祖卽位以北京諸衛糧乏悉停天下中鹽專於京衛開

中惟雲南金齒衛楚雄府四川鹽井衛陝西甘州衛開中如

故不數年京衛糧米充羨而大軍征安南多費甘肅軍糧不敷迨安南新附餉益難繼乃復召商中鹽仁宗時鈔法不通戶部尙書夏原吉請令有鈔之家中鹽遂定則例滄州引三百貫河南山西半之福建廣東百貫宣德三年戶部尙書郭敦言中鹽則例已減而商來者少請以一八爲率六分支與納米京倉者四分支與遼東永平山海甘肅大同宣府蓟全已納米者他處中納悉停又言洪武中中鹽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虛冒請按引給鈔十錠皆從之命倍給其鈔甘肅甯夏大同宣府獨石永平道險遠趨中者少許寓居官員及軍餘有糧之家納米豆中鹽正統三年甯夏總兵官史昭以邊軍缺馬奏請納馬中鹽上馬一匹與鹽百引次馬八十引

既而定邊諸衛遞增二十引其後河州中納者上馬二十五引中減五引松潘中納者上馬三十五引中減十引久之復故初驗馬乃掣鹽既而納銀於官以市馬銀入布政司宗祿屯糧修邊振濟展轉支銷銀盡而馬不至邊儲告匱於是召商中淮浙長蘆鹽以納之令甘肅中鹽者淮鹽十七浙鹽十三淮鹽惟納米麥浙鹽兼收豌豆青稞明初仍宋元舊制優恤竈戶給草場以供樵採堪耕者許開墾免雜役又給工本米引一石置倉於場歲撥附近州縣倉儲及兌軍餘米以待給兼支錢鈔以米價爲準尋定鈔數淮浙引二貫五百文河間廣東海北山東福建四川引二貫竈戶雜犯死軍以上止予杖計日煎鹽以贖後設總催多朘削竈戶至正統時竈戶

貧困逋逃者多松江貢課六十餘萬民訴於朝命巡撫周忱兼理鹽課忱條上鑄鐵釜恤鹵丁選總催嚴私販四事且請每年正課外帶徵逋課帝從其請命分逋課爲六以六載畢徵當是時商人有自永樂中候支鹽祖孫相代不得者乃議倣洪武中例而加鈔錠以償之願守支者聽又以商人守支年久雖減輕開中少有上納者議他鹽司如舊制而淮浙長蘆以十分爲率八分給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貯於官曰存積遇邊警始召商中納常股存積之名由此始凡中常股者償輕中存積者價重然人甚苦守支爭趨存積而常股壅矣廣東之鹽例不出境商人率市守關吏越市廣西巡撫葉盛以爲任之則廢法禁之則病商請令入米餉邊乃許出境成

化初歲災京儲不足召商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鹽舊例中
鹽戶部出榜召商無徑奏者富人呂銘等託勢要奏中兩淮
存積鹽中旨允之戶部尙書馬昂不能執正鹽法自此始壞
勢豪多撓中商人失利江南北軍民因造遮洋大船列械販
鹽乃爲重法私販窩隱俱論死家屬徙邊衛夾帶越境者充
軍然不能止十九年頗減存積之數常股七分而存積三分
然商人樂有見鹽報中存積者爭至遂仍增至六分淮浙鹽
猶不能給乃配支長蘆山東道遠不及親赴邊商輒買引於
近地富人自是有邊商內商之分內商鹽不能速獲邊商引
不賤售報中腹怠存積之滯與常股等孝宗時清理兩淮鹽
法侍郎李嗣請令商人買餘鹽補官引而免其勸借且停各

邊開中俟通課完日官爲賣鹽三分價直二充邊儲而畱其一以補商人未交鹽價由是以餘鹽補充正課而鹽法小變餘鹽者竈戶正課外所餘之鹽洪武初制商支鹽有定場毋許越場買補竈有餘鹽送場司二百斤爲一引給米一石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戶部尙書葉淇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中米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時太倉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武宗初令大臣王瓊張憲等分道清理而慶甯侯周壽壽甯侯張鶴齡各令家人奏買長蘆兩淮鹽引戶部尙書韓文執不可中旨許之織造太監崔杲又奏乞長蘆鹽二萬引戶部以半予之帝欲全予大學士劉健等疏爭乃從部議權要開中旣多又許買餘鹽

一引有用至十餘年者正德二年始申截舊引角之令立限追繳而每引增納紙價及振濟米麥引價重而課壅如故先是成化初肇慶梧州清遠南雄立抽鹽廠官引抽銀五分許帶餘鹽四引引抽銀一錢已又增帶餘鹽六引抽銀六錢及是增至九錢而不復抽官引引目積滯私鹽通行乃復舊法而他處商人夾帶餘鹽掣割納價多至三百斤始罪之正德時權倖奏開殘鹽改存積常股爲正課皆折銀邊臣緩急無備而勢要占中賣窩私增數倍商人引納銀八錢多不願中課日絀姦黠者夾帶影射弊端百出于是有零鹽所鹽諸目世宗首命裁革未幾商人逴俊等負緣近倖奏買殘餘等鹽戶部尚書秦金執不允帝特令中兩淮額鹽三十萬引於宣

府金言姦人占中淮鹽賣窩罔利使山東長蘆等鹽別無搭配虧國用誤邊儲莫此爲甚御史高世魁亦爭之詔減淮引十萬分兩浙長蘆鹽給之金復言宣大俱重鎮不宜令姦商自擇便利但中宣府帝可之已而俊等請以十六人中宣府十一人中大同竟從其請弘治時餘鹽補正課初以償逋課後令商人納價輸部濟邊至嘉靖時延綏用兵遼左缺餉盡發兩淮餘鹽七萬九千餘引於二邊開中自是兩淮增引百四十餘萬每引增餘鹽二百六十五斤引價淮南納銀一兩九錢淮北一兩五錢又設處置科罰名色苛斂商財於是正鹽未派先估餘鹽商竈俱困姦黠者藉口官買餘鹽夾販私煎法禁無所施鹽法大壞

給事中管懷理言鹽法之壞其弊有六開中不時米價騰貴召糴之

難也勢豪大家專擅利權報中之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之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之難也定價太昂息不償本取贏之難也私鹽四出官鹽不行市易之難也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雖歲入鉅萬無益軍需祖宗時商人中納價甚輕而鹽戶煎鹽工本甚厚今鹽價十倍於前而工本不能十一何以禁私鹽不行大抵正鹽賤則私販自息今定價俱令歸中關支餘鹽以盡收爲度正鹽價輕利於商鹽收盡利於國未有商鹽俱利而國課不充也先是兩浙僻處山商每百斤納銀八分給票行鹽其後多侵奪正引官商缺引壅二百萬候掣必五六載於是有預徵執抵季掣之法預徵者先期輸課不得私爲去畱執抵者執現在運鹽水程復持一引以抵一引季掣則以納課先後爲序春不得遲於夏夏不得超於春然徒厲引商而已靈州鹽池自史昭中馬議行邊餉虧缺甘肅米石銀五兩戶部奏停中馬召商納米中鹽三十一年令河東以六十二萬引

爲額合正餘鹽爲一而革餘鹽名時都御史王紳御史黃國用議兩淮竈戶餘鹽每引官給銀二錢以充工本增收三十萬引名爲工本鹽令商人中額鹽二引帶中工本鹽一引抵主兵年例十七萬六千兩有奇從其請初淮鹽歲課七十萬五千兩開邊報中爲正鹽後益餘鹽納銀解部至是通前額凡一百五萬引數年積滯鹽壅不行言事者屢陳工本爲鹽贅疣戶部以年例無所出因之不變江西故行淮鹽三十萬引既而私販盛行袁州臨江瑞州私食廣鹽撫州建昌私食福鹽於是淮鹽僅行十六萬引巡撫馬森疏其害請於峽江縣建橋設關扼閩廣要津盡復淮鹽額稍增至四十七萬引未久橋廢增額復除三十九年命副都御史鄧懋卿總

理淮浙山東長蘆鹽法懋卿嚴嵩黨也苞苴無虛日兩淮額鹽銀六十一萬有奇自設工本鹽增九十萬懋卿復增遂滿百萬半年一解又搜括四司殘鹽得銀幾二百萬乃立刻限法每卒一人季限獲私鹽有定數不及數輒削其僱役錢還卒乃其爲私販以牟大利甚至刦估舶誣以鹽盜而執之流毒遍海濱矣巡鹽御史徐熿言兩淮鹽法七十萬引有奇引二百斤納銀八分永樂後引納粟二斗五升發賣商人利亦什五近年正鹽外加餘鹽餘鹽外加工本工本不足有添單添單不足加添引懋卿趨利目前不顧其後是誤國亂政之尤者今災荒屢告取銀百萬必至逃亡弦急欲絕不賴於此於是悉罷懋卿所增者自葉淇變法邊儲多缺嘉靖八年後

稍復開中邊商中引內商守支末年工本鹽行內商有數年不得掣者於是不樂買引而邊商困因營求告掣河鹽河鹽者不上廩囤在河徑自超掣易支而獲利捷河鹽行則守支存積者愈久而內商亦困引價彌賤於是姦人專以收買邊引爲事名曰囤戶告掣河鹽坐規厚利時復議正鹽外附帶餘鹽以抵工本囤戶因得賤買餘鹽而貴售之邊商與內商愈困矣隆慶二年屯鹽都御史龐尙鵬疏言內商安坐邊商遠輸勞逸不均故掣河鹽者以惠邊商也然河鹽既行淮鹽必滯內商無所得利則邊商之引不售今宜停掣河鹽但別邊商引價自見引及起紙關引到司勘合別爲三處定銀若干邊商倉鈔已到內商不得畱難蓋河鹽停則淮鹽速行引

價定則開中自多帝從之自嘉靖中常股存積並開淮額歲課七十萬五千餘引又增各邊新引歲二十萬萬厯時搜遠年廢引六十餘萬胥出課額外無正鹽止令商買補餘鹽餘鹽久盡惟計引重科加煎飛派而已時兩淮引價餘銀百二十萬增至百四十五萬新引日益正引日壅千戶尹英請配賣沒官鹽可得銀六萬兩大學士張位等爭之二十六年中官魯保壽兩淮沒官餘鹽乃開存積八萬引引重五百七十七斤越次超掣壓正鹽不行商民大擾而姦人爭言鹽利山西福建諸稅監皆領鹽課矣百戶高時夏奏浙閩餘鹽歲可變價三十萬兩巡撫金學曾勘奏皆罔疏入不省於是福建解銀萬三千兩有奇浙江解三萬七千兩有奇借名苛歛商困

引壅戶部尙書趙世卿言額外多取一分則正課少一分而國計愈絀請悉罷無名浮課不報李太后遣詔蠲各運司浮課商困稍甦而舊引壅滯戶部上鹽法十議正行見引附銷積引巡鹽御史龍遇奇立綱法以舊引附見引行淮南編爲十綱淮北編爲十四綱計十餘年則舊引盡行從之天啟時言利者恣搜括務增引超掣巧立名目以取之所入無算論者比之絕流而漁崇禎中給事中黃承昊條上鹽政頗欲有所釐革時兵餉大絀不能行也初諸王府就近地支鹽官民戶口食鹽皆計口納鈔自行關支而官吏食鹽多冒增口數有一官支二千餘斤一吏支五百餘斤者乃限吏典不得過十口文武官不過三十口大口鈔十二貫支鹽十二斤小口

半之景泰三年始以鹽折給官俸百四十斤當米一石京官歲遣吏下場恣爲姦利錦衣吏益暴聯艦私販有司不能詰巡鹽御史乃定百司食鹽數攬束以給吏禁毋下場納鈔僦輓費無所出吏多亡嘉靖中尙書嚴納疏請革之自後百司停支食鹽惟戶部及十三道御史如故軍民計口納鈔者浙江月納米三升買鹽一斤而商賈持鹽赴官官爲歛散追徵之急過於租賦正統時從給事中鮑輝言令民自買食鹽於商罷納米令且鬪十斤以下者勿以私鹽論而鹽鈔不除後條法以行遂編入正賦

山征茶法

唐書載陸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于時鬻茶者畫羽形置煬突間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尙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羽貞元末

卒然則嗜茶權茶其皆始於貞元間乎

唐德宗建中元年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時軍用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盡及出奉天乃詔亟罷之貞元九年復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國用須有供儲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已後所得稅錢外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委滂處置條目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錢拯贍穆宗卽位兩鎮用兵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茶每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

取焉右拾遺李珣上疏諫曰權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歛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爲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權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爲使復令納權加價太和九年令狐楚奏新置權茶使額伏以江淮間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方須惠恤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權茶實爲蠹政蓋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就官場中哉摘茶葉於官場中造有同兒戲不近人情今宗社降靈姦凶盡戮聖明垂佑黎庶各安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卽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請釐革橫稅以

通商旅正稅茶商多被私販侵奪請委強幹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內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所在公行更無苛奪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欺從之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羣旅茶雖少亦死僱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僧保四犯至千斤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天下稅益增倍貞元江淮茶爲大模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棕每斤增稅五錢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

胡寅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鉉楊慎矜韋堅劉晏皆置而不征猶爲忠厚張滂稅茶則悉

矣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
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以立額後莫肯蠲非惟不蠲
從而增廣者有之至於官盡榷之商旅不得貿遷而必
與官爲市在私則終不能禁而推埋惡少竊販之害興
偶有販獲姦人猾吏相爲囊橐株連枝蔓致良民破產
甚則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虔發泄不時至於朽敗
與新斂相妨或沒入竊販無所售用於是舉而焚之或
乃沈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則在於得數十萬緡
錢而已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
旅貿遷而薄其征茶也者東南所有西北所無雖曰薄
征其入於王府者亦不貲矣息盜止訟佐國用其利亦

大矣張滂王涯豈是効哉

宋榷茶擇要會之地江陵府眞州海州漢陽軍無爲軍蘄州之蘄口爲榷貨務六初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惟京城務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光壽六州官自爲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輸租折稅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荆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悉送榷貨務鬻之茶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實捲模中串之唯建劍則旣蒸而研編

竹爲格置焙室中最爲精潔它處不能造有龍鳳石乳白乳

之類十二以充歲貢

虞袁饒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與國縣臨江軍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

類二十六等兩浙及宜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

爲號散茶出淮南歸州江南荆湖有龍溪雨前雨後之類十

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者買鳳茶斤

自二十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錢

至二百五錢有五十等散茶斤自十六錢至三十錢有十

分有五十九等帶鳳茶斤自四十七錢至四百二十錢有十

二等片茶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六十五等

散茶自十五錢至一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十等

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

帛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

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

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

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

沒入之計直論舉園戶毀敗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薄采造不充其數者蠲之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淳化三年監察御史薛映祕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榷務令商人就出茶州軍算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詔以雷有終爲諸路茶鹽制置使四年廢沿江八務大減茶價商人頗以江路回遠非便有司以爲言復置八務罷制置使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糅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榷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召問商人皆願如淳化所減之價不然卽望仍舊乃從允恭等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茶無滯積

歲課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初商人輸邊粟者持交引詣京師有坐賈隸名權貨務懷交引者湊之行商則坐賈爲保任非行商則自售轉鬻與茶賈及南北罷兵物價差減旣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景德二年別爲新法於京師入金銀緡帛直錢五十千者給百貫實茶若須海州茶者入見緡五十五千河北緣邊入金帛芻粟如京師之制而茶增十千次邊增五千河東緣邊次邊亦然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陝西緣邊增十五千須海州茶者納實直五十二千次邊如河北緣邊之制三路近地皆如京師河北次邊河東緣邊次邊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過當輸算令記錄候至京師併輸之

仍約束山場謹其出納有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得五百六十九貫二年用新法得四百十萬貫三年二百八萬貫大中祥符二年編成茶法條貫并課利總數二十三策自新法行舊有交引未給者已給未至京師者已至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折納入官大約商人舊引千貫者令新法歲入二百千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官府有茶慮價賤亂法悉改以它物山場節其出耗所過商稅嚴覺舉諸榷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爲次五年歲課二百餘萬貫六年三百萬貫七年增九十萬貫八年纔百六十萬貫是時有司以京師須錢商人舊執交引至場務卽付物時或特給程限踰限未至十分復令別輸二分見縉謂之帖納豪商率及限小商

或無帖納則賤鬻於豪商一歲文移改至十數商人惑之天禧二年諫議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望重定經久之制詔奭與三司詳定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三司言陝西入中芻糧請依河北例量增其直計實錢給鈔入京以見錢買之願受茶貨交引給依實錢數令權貨務納緡錢支茶不得更用芻糧文鈔帖納茶貨詔入百千增五千茶與之餘從其請初景德中丁謂爲三司使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後雖屢變法然不能亡徹天聖元年三司使李諮等更定法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

五萬五千總緡錢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官吏廩給襍費不預虛數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並與以來募商人入中芻粟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行帖射法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醫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爲驗若歲課帖射不盡或無人帖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輸不足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皆罷之其入錢射六務茶者如舊制江淮計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問又遣官行視茶積詔等條上利害且言

陝西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河北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
給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
三之一得不償失敝在茶與邊糴相須爲用故更今法以新
舊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三說法每券十萬茶售錢五萬一
千至六萬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
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儲芻二百
五萬餘園粟二百九十八萬石天聖用新法茶及香藥東南
緡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
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緡錢入錢十萬五百而京師實
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
園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爲出

錢售之或折爲實錢給茶其先賤售於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輸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以下不免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以後茶仍增別輸錢五萬者爲七萬竝給耗如舊俟舊券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總直緡一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緡錢六百五十餘萬時邊儲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詔有司榜諭商賈賜典吏銀絹有差天聖三年翰林侍讀學士孫奭等言十三場茶積未售者六百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帖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蠹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課不足如商人入息而園戶貧弱力

不能給煩擾益甚姦人倚帖射爲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弊不可不革遂罷帖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奭等又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荆南茶者損爲七萬七千售眞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樵貨務錢償之罷李諂三司使時園戶貢歲課不能償太湖等九場逋息錢十三萬緡詔悉蠲之自奭等改制茶法寢廢景祐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計命諂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諂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必得交引鋪爲保任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坐賈率多邀

求三司吏稽留爲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趣權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詣等又言天聖四年許陝西大中順得茶者所在給券徑趣東南受茶商獲利爭欲售陝西券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并請更約束重私販之禁聽商人輸錢五分餘爲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詣等復言自夷等變法損財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五年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論於是下詔戒勅而濫費自此少矣康定元年葉清臣爲三司使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糴止二百萬石慶曆八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沔請復三說法三司以爲然

因言見錢法行京師錢入少出多恐無以贍給請如沔議以茶鹽香藥緡錢四物加之於是有四說之法與三說法並行於河北不數年茶法復壞皇祐二年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得穀二百二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餘圍而費緡錢一百五十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榷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積而不售故券直亦賤茶直十萬舊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乃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爲姦自今議者須究厥理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羅便糧草辟向建議竝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爲

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竝邊租賦
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竝邊入粟自
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爲三司使請輦絹
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場入總爲
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竝邊計其道里遠
近優增其直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
如舊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
估益高茶益賤翰林學士韓絳言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
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費從官給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
爲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紬
絹自是茶法不復爲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旣權

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嚴於它茶犯者舉尤重然
約束愈密冒禁愈繁園戶困於征取官司竝緣侵擾因陷舉
戾至破產逃匿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
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
萬餘斤荆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
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本息百六十
七萬二千餘緡官茶陳積官利無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
山澤有產天資惠民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
筦既奪其資又加之舉黥流日報踰冒不悛度支費用甚大
榷易所收甚薄剝剝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
曹滋虐濫之罰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富

人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曰皆腴削臣嘗校計茶利所入
景祐元年息錢五十九萬餘緡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
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稅錢已五十七萬
緡若天下通商稅錢數倍榷務山場食茶之利盡可籠取況
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隸之
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榷
賣有定率征稅無彝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
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
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
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爲產
茶州軍內外郭鄉居五分之一丁賦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

產茶州軍郭村鄉如前計之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萬權茶之利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三倍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加口賦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於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卽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於官自權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時三司皆以爲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團戶貿易而官收租錢所在征算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嘉麟爲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爲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嚮之三年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纔一百二十八萬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入

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爲本錢纔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輦運糜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襍費不與焉至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宜約至和以後歲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議便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開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官受濫惡之入私贓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者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遣使者就問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嫌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俾通商利歷

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
初議弛禁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爲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
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爲損其半歲輸緡
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
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行天下矣時學士劉敞歐陽修
頗論其事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今使之納錢
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
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辜先
時大商富賈爲國懋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
稅額不登且乏國用修言新法之行一利五害略與敞意同
時朝廷方排眾論而行之敞等言不聽治平中歲入臘茶四

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

論曰孟子有言文王之間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天下之利與天下其王者大公之心未嘗持一物爲己私也秦漢以後稍嚴山澤之禁而唐之中世有茶有礬二者土地之氣融結而成草樹之芽應候而發民之得此者或殫開鑿種植之力而於國家何與焉顧必權其歲入之息以爲經常之費立法亦良苛矣然自唐建中間趙贊獻議其後張滂繼之至於今千數百年有國家者

沿爲通制雖聖明復起孰肯獨其不貲之稞而爲破格之恩特宜酌輕重以立權衡使官與民兩收其利庶幾法具而恩亦存焉唐王涯爲鹽鐵使令民間所種樹悉移載入官刻剝之怨深中骨髓破家覆族禍非偶然至於裴休條申禁法當世號爲精詳迨宋初諸主猶多循而用之夫茶者日用飲食之物絲毫出入皆掌之官使民不得自相鬻買此不便人情之甚者加以暴吏苛索株連比戶逃徙失業所在多有故蜀人之諺以爲地不生茶實生禍耳若乃物久滯積浸致腐敗或棄之於火或投之於江非特官坐而失其利亦使天地菁英之產不獲効用於人豈所謂能盡物性者乎有宋仁宗一朝

茶法屢變名目猥多自天聖至於慶歷李諮董沔孫奭之徒各伸異見互相是非朝令夕改莫知適從最後博聚羣議詳究利害歸貨於商入權於官是時韓富諸賢力嚮其說而仁宗獨見之明堅執不移滌累朝之蠹弊拯生人之困窮故至今讀嘉祐詔書仁厚惻怛之旨流溢言外所謂恩寓於法者其殆是乎異代以後非無嗜利之君心計之臣然莫有議變茲法者豈非以仁宗之斟酌盡當歟

六典通考卷九十四

湖西閭鎮珩輯

市政考

山征 茶法

熙甯七年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經略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詔趨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初蜀茶園皆民兩稅地不墮五穀賦稅一例折輸錢三百折輸紬絹一匹錢十折縣一兩錢二折輸草一圍役錢視其賦稅額總三十萬杞迺屬諸州剗設官場歲增息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旣而運茶積

滯歲課不給建畫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折腳費以布息助茶利川峽路民茶息收什之三盡賣於官場私交易者至徒刑仍沒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榷民始病焉十年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出茶比東南十不及一諸路許通商兩川爲禁地虧損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皆百姓已物與解鹽晉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一年爲率今茶場司務盡榷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明日卽作十三千賣之變轉不休豈止三分詔息止收十之一國子博士李稷建議賣茶官非材許對易如闕員於前資待闕官差茶場司事州郡母

得越職聽治又裁立中價定歲入課額及設酬賞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場大小使臣竝不限員重園戶採造黃花秋葉茶之禁犯者沒官場官買茶精良滿五千駄至萬駄第賞有差而所買麤惡僞濫者計虧坐贓論凡茶場州軍知州通判竝兼提舉經略使所在卽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鳳涇原路如私販臘茶法行之一年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十餘緡蒲宗閔請巴州等處產茶竝用榷法五年陸師閔代稷位乃言稷治茶五年百費外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餘緡詔賜田十頃而師閔榷利尤刻建言文階州接連階爲禁地有博馬賣茶場文獨通商乞文龍二州竝禁榷仍許川路餘茶貨入陝西變賣於成都府置博賣都茶場事皆

施行初李杞增諸州茶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爲場六陝西賣茶爲場三百三十二稅息至稷五十萬及師閔爲百萬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爲生茶司盡權而市之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官所給錢靡耗於公者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兩僧主之故費於牙僧者又不知幾何官於園戶名爲平市而實奪之園戶有逃免有投死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謂地非生茶實生禍也願遣使者考茶法之弊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繼言呂陶嘗奏改茶法止行長引令民自販每緡長引錢百孫迴李稷入蜀盡力掊取息錢長引竝行民間始不易矣且盜賊賊及二貫

止徒一年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
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不顧輕重之宜皆由傾險小人不識
事體且備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詔付黃廉體量明年熙
河秦鳳涇原三路茶仍官爲計置永興鄜延環慶許通商以
茶易穀者聽仍舊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詔成都等茶事司
以三百萬緡爲額本茶在諸路者熙甯八年詔都提舉市易
司歲買商茶以三百萬斤爲額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稅租錢
諸州通判轉運司月暨歲終比較都數之法七年以茶隸提
刑司稅務毋得更易爲襍稅收受崇甯元年右僕射蔡京言
祖宗禁榷歲收淨利三百二十餘萬貫商稅七十五萬貫有
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慶曆後法制寢

壤私販公行遂罷禁榷行通商法商旅所至與官爲市四十餘年利源寢失謂宜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仍舊禁榷官買勿復科民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戶租折稅仍舊許民赴場輸息量斤數給短引餘聽商人於榷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竝邊糧草卽本務給鈔取便算請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鬻之商稅自場給長引沿道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買茶本錢以度牒末鹽鈔諸色封樁坊場常平剩錢通三百萬緡爲率給諸路官措置詔聽四年罷官置場商旅給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貯以籠箬官爲抽盤循第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大觀元年議提舉茶事司保驗一路產茶高下價直低昂

而請茶短引以地遠近程以三等之期復慮商旅影挾舊引
冒詐規利御筆申飭諸路茶息各增錢十三年七路歲息一
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餘緡權貨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
千餘緡政和二年增損茶法凡請長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往
陝西初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
斤私造引者如川錢引法初客販茶用舊引影帶者眾詔販
茶引重三千斤者更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用新引以
一斤帶二斤而合同場之法出矣場置產茶州軍而簿給於
都茶場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製有贏數卽沒官定新引
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製之禁初茶戶投狀籍於官非在籍
者禁與商旅貿易未幾卽罷初限計斤重贏一千五百斤用

新引帖販或止願販新茶帶賣者聽未幾帶賣者多又罷其

令陝西舊通蜀茶崇甯二年始通東南茶政和中陝西沒官

茶令估賣繼以妨商旅令焚棄俄令正茶沒官者聽與販

引外利茶及私茶數以給告者長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

歲繳納久之令已買引而未得於園戶者期七年許民間同

見新流轉長引聽即本路住時吏爭以贏羨爲功朝廷亦嚴

賣以二浙鹽香司有言而止比較州郡惟恐負課優假商人邠州通判張益謙奏陝西非

產茶地未經立額歲歲比較第務增益稍或虧少程營如星

州縣懼殿招誘豪商增價以幸其來故陝西茶價斤至五六

緡或稍裁則批改文引轉之它郡及配之鋪戶安能盡售均

及稅農民實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政和六年

收息一千萬緡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萬五千六百餘斤初

福建茶在京京東西淮南陝西河東禁榷餘路通商元豐七

年王子京爲轉運副使言建州臘茶舊立榷法自熙甯權聽通商茶戶售客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稅錢極微南方遺利無過於此乞仍行榷法建州歲出茶三百萬斤南劍州二十餘萬斤欲盡買入官度逐州軍民戶多少及約鄰路民用之數計置卽官場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借豐國監錢十萬緡爲本從之帝聞鄂州失催茶稅輒蠲之建州園戶以茶醴濫當剝納爲錢三萬六千餘緡慮不能償令準輸茶初成都帥司蔡延慶言卽部川蠻主苴尅等願賣馬詔以茶招來後聞蠻情非便罷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劾王子京買臘茶抑民罷子京任令福建禁榷州軍視舊餘竝通商桂州修仁等縣禁榷及陝西碎賣芻茶皆罷崇甯二年尙書言建

劔二州茶額七十餘萬斤本錢多不繼詔更給度牒四百及諸色封樁商旅販臘茶蠲其稅私販者治元售之家臘茶舊法免稅大觀三年始收焉四年私販勿治元售家政和三年詔免輸短引許依長引於諸路住賣後末骨茶每引增五百斤諸路監司州郡公使食茶禁私買聽依商旅買引六年詔福建茶園如鹽田量產多寡均稅重和元年定福建末茶斤重長引六百斤爲率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紉置水磨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許赴官請買而茶鋪入米豆雜物揉和者募人告一兩賞三千一斤十千至五十千商賈販茶應往府界及在京師須令產茶山場州軍給引竝赴京場中賣犯者依私販臘茶法諸路末茶入府界者復嚴禁

訖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崇寧二年提舉京城茶場所
奏紹聖初興復水磨歲收二十六萬餘緡四年於長葛等處
京索潁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餘所自輔郡榷法罷遂失其
利請復舉行從之尋詔商販臘茶入京者本場盡買其翻引
出外者收堆垛錢歲買山場草茶以五百萬斤爲率客茶至
京者許官場買十之三驗元引買價量增三年罷之政和元
年定入京住賣者許借江入汴指它路住賣者禁已請引者
竝赴京二年尙書省言水磨茶止行京城餘路竝罷從之建
炎初眞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時茶產東南者浙東西江東
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廣東西雷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筍
毗陵之陽羨紹興之曰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

絕品三年置都茶場罷合同場十八惟洪江興國潭建各置
場一監官一罷食茶小引私茶視私鹽隆興二年淮東宣諭
錢端禮言商販長引茶水路不許過高郵陸路不許過天長
如願往楚州及盱眙界引帖輸翻引錢十貫五百如過淮北
帖輸亦如之當是時商販自權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禁雖
嚴犯法者自若乾道二年戶部言商販至淮北權場折博除
輸翻引錢更輸通貨僧息錢十一緡五百淳熙二年長短茶
引權以半依原引斤重錢數分作四緡小引印給而翻引帖
輸錢隨小引輸送紹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屬邑科茶七
千餘緡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迥奏請非產茶縣不許民擅
認茶租建甯臘茶北苑第一最佳者曰社前次火前曰雨前

以供玉食備賜予太平興國始置大觀後製愈精數愈多歲貢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以來葉濃楊勅等相因爲亂園丁亡散遂罷紹興二年蠲未起大龍鳳茶一千七百二十八斤五年復減大龍鳳及京銚之半十二年取臘茶爲榷場本凡勝截片銚官盡榷之蜀茶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嵋之白牙雅安之蒙頂人亦珍之舊無榷禁熙甯間始置提舉司歲課三十萬元豐中增至百萬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而令漕司買馬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遂以開同主管川秦茶馬開倣蔡京都茶場法以引給茶商卽園戶市茶百斤爲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場議其

出入重私商之禁爲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錢不預焉所過征一錢所止一錢五分自後引息錢至一百五萬緡十七年都大茶馬韓球盡取園戶加饒之茶爲額茶司歲收二百萬而買馬不加多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場歲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收錢二百四十九萬三千餘緡朝廷歲以一百十三萬緡隸總領所贍軍乾道以後歲撥止二十萬緡淳熙十年遂以五十萬緡爲準茶司官權出諸司上初元豐開川秦茶場園戶兼輸二稅土產隆安縣又催理茶課估錢建炎元年立爲額慶元初除之六年詔四川產茶處歲輸經總制頭子錢五千四十一道有奇科租錢三千一百四十道有奇

陳傅良曰凡茶之利一官賣以賓州縣一沿邊入中糧草
算請以省餽運一榷務入納金銀錢帛算請以贍京師而
河東北互市川陝折博又以所有易所無大者最在邊備
蓋祖宗以西北宿兵供億之費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
賈而虛估加擡以利之其後理財之臣往往以遺利在民
數務更張然無過李諮林特二法大槩以抑茶商及邊民
耳故林特以見錢買入中賤價交抄而以實錢算茶然猶
以五十千或五十五千算茶百千則是去虛估加擡未遠
也至李諮復祖劉式之意清化三年祕書丞劉式請令商旅自就園戶置茶於官場貼射
廢榷始斷然罷去買納茶本使客自就山園買茶而官場
坐收貼納之利行之三年而罷然當時議者徒咎諮法不

能惜畱在京見錢而不及其刻剝商賈之怨景祐以後西邊事興始復行加榷法嘉祐四年天下無事仁皇慨然弛禁自此茶不爲民害者六七十載矣此韓琦相業也至蔡京始復榷法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其子蔡條自記之曰公始說上以茶務若所入厚專以奉人主此京本意而西北邊草名曰便茶而均采結采貼采括采之名起蓋以官告度牒之類第類抑配而邊民不聊生矣

金茶宋人歲供餘多貿易於宋界之榷場大定十六年定香茶罪賞格承安三年設官製之四年淄密甯海蔡州各置坊造新茶每斤爲袋直六百命山東河北四路轉運司以各路戶口均其袋數付各司縣鬻之買引者納錢及折物從便又

以山東人戶造賣私茶侵俸榷貨遂定比煎私礬例罪徒二年泰和五年春罷造茶坊諭省臣曰今雖不造茶勿伐其樹其他恣民耕樵六年河南茶樹槁者命補植之尙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有用之物比歲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易無用也不禁耗財彌甚乃命七品官以上方許食茶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畱者以斤兩立罪賞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之物不可國家鹽貨出於鹵水歲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爲所易不廣令兼以雜物博易元光二年省臣奏茶出宋地非飲食之急而商賈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間嘗禁止後以宋人求和乃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然犯者不少

衰而邊民又窺利越境私易恐泄軍情或盜賊入境今河南陝西五十餘郡郡曰食茶二十袋袋直銀二兩一歲妄費民銀三十餘萬柰何以有用之貨資敵乎乃制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賣饋餘人並禁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泉萬貫

元至元五年用運使白賡言權成都茶於京兆鞏昌置局發賣私採賣者罪與私鹽法同六年立四川監權茶場使司掌之宋既平用左丞呂文煥言權江西茶宋會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十三年定長引短引三分取一長引茶百二十斤收鈔五錢四分二釐八毫短引九十斤收鈔四錢二分八毫是歲徵一千二百餘錠十五年增至六千六百餘錠十七年置

權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淮荆湖福廣之稅除長引專用短引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草茶引收鈔二兩二錢四分十八年增額二萬四千錠十九年以江南茶課官爲置局令客買引通行貨賣歲終增二萬錠二十一年以食茶課程抑配於民革之而於正課每引增一兩五分通爲三兩五錢二十三年增爲五貫二十五年改立江西等處都轉運司丞相僧格增引稅爲十貫尋又改江南茶法管茶提舉司十六所罷課少者五所併入附近提舉司茶商必賣引無引者與私茶同引外有由給賣零茶者初每由茶九斤收鈔一兩至是三斤至三十斤分爲十等隨處批引局同每引收鈔一錢元貞元年獻利者言舊法江南茶商至江北又稅之在江南賣者

亦宜更稅於是議增江南課三千錠而弗稅是年征八萬三百錠至大元年以龍興瑞州爲皇太后湯沐邑其課入徽政院四年增額十七萬一千一百三十一錠皇慶二年增至十九萬二千八百六十六錠延祐元年改設批驗茶由局官五年立減引添課法每引增稅爲十二兩五錢通辦鈔二十五年錠七年增至二十八萬九千二百一十一錠天歷二年罷榷司歸諸州縣至正二年李宏言國朝立榷茶都轉運司仍引每至十二月月初差人勾集各處提舉司官吏關領次年據引及到司旬月間司官不能偕聚吏帖需求滿欲方能給付據引此時春月已過及還本司方欲點對給散又有分司官吏到各處驗戶散據賣引每引十張正納官課百二十五兩又取中統鈔二十五兩名爲搭頭事例錢以爲分司官吏饋餽之資提舉司復做效遷延茶戶得據已及五六月又存畱茶引二三千本以茶戶消乏爲名轉賣與新興之戶每據又多取中統鈔二十五兩至得據在手碾磨方與吏卒踵門催

併初限茶未發賣何從得錢無非典鬻家私以應官限及終
限不能足備上司緊併句追非法若楚皆由運司給引之遲
分司苛取之過今若申明舊制每歲正月運司將據引給付
提舉司隨時派散無得停畱在庫多收分例如有過期別行
罪定

明有官茶有商茶貯邊易馬官茶間徵課鈔商茶輸課略如
鹽制初太祖令商人買茶納錢請引引茶百斤輸錢二百不
及引曰畸零別置由帖給之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人得告
捕置茶局批驗所稱較茶引不相當卽爲私茶犯者與私鹽
同罪私茶出境與關隘不譏者論死茶引一道輸錢千照茶
百斤茶由一道輸錢六百照茶六百斤旣又令每引由一道
納鈔一貫洪武初定賣茶地宣課司三十取一戶部言陝西
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縣茶園四十五頃茶八十

六萬餘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頃茶二百三十八萬餘株宜令十株取一無主茶園軍士薈采十取其一以易蕃馬從之於是設茶課司定稅額陝西二萬六千斤有奇四川百萬斤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碉門永甯筠連所產茶名曰剪刀龕葉惟西番用之四川茶鹽都轉運使言宜別立茶局徵其稅易紅纓袍衫米布椒蠟以資國用而居民所收之茶依江南給引販賣法公私兩便於是永甯成都筠連皆設茶局矣川人以茶易毛布毛纓諸物以償茶課自定課額立倉收貯專用以市馬民不敢私採布政司以爲言乃聽民採摘與番易貨詔天全六番司民

元其徭役專令蒸烏茶易馬初制長河西等番商以馬入雅
州易茶由四川巖州衛入黎州始達茶馬司馬一匹茶千八
百斤於礪門茶課司給之三十年改設秦州茶馬司於西甯
檄秦蜀二府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礪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
西番關口外巡禁私茶出境者又遣駙馬都尉謝達諭蜀王
椿曰國家權茶本資易馬邊吏失議私販出境惟易紅纓雜
物使番人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其嚴爲防禁毋致失利是
時用茶易馬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帝嘗謂戶部尙書郁新
用陝西漢中茶三百萬斤可得馬三萬匹四川松茂茶如之
販鬻之禁不可不嚴故遣僉都御史鄧文鑑等察川陝私茶
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茶坐死又製金牌信符與諸番要約

篆文上曰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凡四十
一面洮州火把藏思靈日等族牌四面納馬三千五十匹河
州必里衛西番二十六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
西甯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
面納馬三千五十匹下號金牌降諸番永樂中遞增茶斤市
上號藏內府以爲契三歲一遣官合符
馬者多而茶不足茶禁亦稍弛洮門茶馬司用茶八萬餘斤
僅易馬七十匹又多瘦損乃申嚴茶禁設洮州茶馬司又設
甘肅茶馬司於陝西行都司地十三年特遣三御史巡督陝
西茶馬太祖禁私茶自三月至九月遣行人四員巡視河州
臨洮洮門黎雅宣德十年三月一遣洪武末置成都重慶保
甯播州茶倉四所令商人納米中茶宣德中定官茶百斤加
耗什一中茶者自遣人赴甘州西甯而支鹽於淮浙以償費
商人恃文憑恣私販官課數年不完正統初都御史羅亨信

言其弊乃罷運茶支鹽例官運如故景泰中歲飢令商納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銀五錢商課折色自此始弘治三年御史李鸞言茶馬司所積漸少各邊馬耗而陝西諸郡歲稔無事易粟請於西甯河西洮州三茶馬司召商中茶每引不過百斤每商不過三十引官收十之四餘者始令貨賣可得茶四十萬斤易馬四千匹從之十二年御史王憲言自中茶禁開私茶莫遏易馬不利請停糧茶之例異時或兵荒乃更圖之從其請四川茶課司舊徵數十萬斤易馬永樂以後番馬悉由陝西道川茶多浥爛乃令以三分爲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銀糧茶停十六年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言召商買茶官買其三分之一每歲茶五六十萬斤可得馬萬匹從其請

一清又建議商人不願領價者以半與商令自賣遂著爲例
一清又請復設巡茶御史兼理馬政武宗寵番僧許西域人
例外帶私茶自是茶法遂壞番人市馬不辨權衡止訂篋中
馬篋大則官虧小則商病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約爲中制
千斤爲三百三十篋嘉靖三年御史陳講以商茶低僞第茶
爲上中二品印烙篋上書商名而考之旋定四川茶引五萬
道二萬六千爲腹引二萬四千爲邊引芽茶引三錢葉茶引
二錢中茶至八十萬斤止十五年御史劉良卿言洪武初例
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弘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備振或
以儲邊未嘗禁內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今減通番之罪止於
充軍禁內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課茶悉聚於三茶馬

司夫茶司與番爲鄰私販易通而禁復嚴於內郡是毆民爲私販而授之資也大姦闌出而漏網小民負升斗而罹法今計三茶馬司所貯洮河足三年西甯足二年而商私課茶又日益增積久腐爛無用番地多馬而無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勢必相求而制之機在我今茶司居民竊易番馬以待商販及官易時而馬反耗請敕三茶馬司止畱二年之用正茶外分毫毋得夾帶令茶價踴貴番人受制良馬將不可勝用且多開商茶通行內地官權其半以備軍餉而河蘭階岷諸近番地禁賣如故更重通番之刑選官防守失察者以罷軟論奏上報可於是茶法稍飭矣其後陝西歲飢茶戶頗通課額三十六年戶部言先時正額茶易馬外多開中以佐

公家至五百萬斤今并課茶私茶通計僅九十餘萬宜下巡
茶御史議召商多中御史楊美益言歲祿民貧正額尙虧安
有贏羨宜守九十萬斤招番易馬之規凡通內地以息私販
增開中以備振荒悉從停罷母使與馬分利戶部請易馬外
仍開百萬斤召納邊鎮以備軍餉從之末年御史潘一桂言
增中商茶頗壅滯宜裁減十四五又言松潘與洮河近私茶
闌出宜俾松潘引目申嚴入番之禁皆報可四川茶引邊茶
少而易行腹茶多而常滯隆慶三年裁引萬二千以三萬引
屬黎雅四千引屬松潘諸邊四千引畱內地稅銀共萬四千
餘兩五年令甘州倣洮河西甯事例歲以六月開中兩月內
中馬八百匹立賞罰例商引一二年銷完者罰有差踰三年

者罪之沒其附帶茶萬麻五年俺答款塞請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爲命北狄若得藉以制番貽患匪細部議給百餘篋而勿許其市易十三年以西安鳳翔漢中不與番鄰招商給引抽十三入官餘聽自賣御史鍾化民以私茶闌出多請分任責成陝之漢中關南道督之府佐一人專駐魚渡垠川之保甯川北道督之府佐一人專駐鷄猴垠率州縣官兵防守從之湖南茶直賤商人越境私販茶戶欲辦本課輒私販出邊番族利私茶之賤不肯納馬御史李楠請禁湖茶令巡茶御史召商給引願報漢興保夔者準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湖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亦受其害旣而御史徐僑言漢川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無妨

漢中漢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爲宜戶部以漢茶爲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給漢川畢乃給湖南如漢引不足則補以湖引報可二十九年陝西巡按御史畢三才言課茶歲有定額先因茶多餘積園戶解納艱難以此改折令商人絕跡五司茶空請令漢中五州縣仍輸本色歲招商中五百引可得馬萬一千九百餘匹部議西甯河洮岷甘莊浪六茶司共易馬九千六百匹著爲令天啟時增中馬二千四百匹明初嚴禁私販久而姦弊生未造商人正引外多給賞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駟盡入姦商茶司所市乃中下番得茶叛服自由而將吏又以私馬竄番馬冒支上茶茶法馬政邊防俱壞矣

諸產茶地南直隸常廬池徽浙江湖嚴衢紹江西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武昌荊州長沙寶慶四

川成都重慶嘉定夔瀘商人中引則於應天宜興杭州三批
驗所徵茶課則於應天之江東瓜埠自蘇常鎮徽廣德及浙
江河南廣西貴州皆徵鈔雲南則徵銀其上供茶天下貢額
四千有奇福建建甯所貢最爲上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
及薦新等號舊皆採而碾之壓以銀板爲大小龍團太
祖以勞民罷造惟令採茶芽以進復上供戶五百家

論曰夷狄之性得利則喜失利則怨吾中國之待之也
恃有利權以制其死命使夷狄奔走恐後惟所欲弗獲
是懼則虎狼之暴可馴而邊境之患不作自唐貞元以
來回紇賴中國之茶以生於是持彼之馬市吾之茶市
者累至中國既大收其利而番人亦不敢生心外叛至
宋之中世遂設茶馬司以經制之而蜀人恃茶爲衣食
之資墾土樹藝比於五穀歲入正賦以當兩稅當是時
東南之茶皆弛其禁而茶之在蜀地者猶專領以官嚴

刑厲禁與唐無異及明太祖有天下綢繆邊防用茶易馬而尤嚴私販之禁議者謂其固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論也夫人之畏死甚於求利西北高寒馬之所生虜之大利存焉然而朝夕食滷酪之食一日無茶則不足以卻其疾而衛其生彼知吾茶之可以療死是以願入夏馬而不辭非求利也直畏死耳人情之急莫大乎生死乘其急而假貸之因以邀求厚幣則豪商大賈得以私擅取予之勢而利權不歸於國家蓋虜之所欲得者茶耳商旅轉鬻者眾則茶多而價賤茶多則易得價賤則輕售如是虜將無所求於中國而反得挾所有以邀中國之利邊境之多故自此始矣太

祖之設爲嚴禁也非獨謂利權在握不使下移於商賈亦欲以遏夷狄貪求之心而陰制其死生之命而已有明一代之法莫善於開中願其初施之於鹽則邊儲給而國以大饒其後施之於茶則商貨壅而國不勝害同一法也或用之而便或用之而不便豈其時各異哉亦視所行之人何如耳嘉隆以還廢茶旣多得馬浸少明之國威遂以不振故制國者無倒柄以授人無棄利以予敵甯使夷狄入貲而求中國毋使中國出資而求夷狄則富強庶可圖矣

礬

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乃以

礬山歸之州縣五代以來復徭務置官吏

宋白礬出晉慈坊州無爲軍及汾州之靈石縣綠礬出慈隔州及池州之銅陵縣皆設官典領有鑊戶鬻造入官市晉汾慈州礬以一百四十斤爲一駄給錢六十隔州礬駄減三十斤給錢八百博賣白礬價晉州每駄二十一貫五百慈州又增一貫五百綠礬汾州每駄二十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一貫五百隔州每駄四貫六百散賣白礬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二錢無爲軍六十錢綠礬斤七十錢建隆中詔商人私販幽州礬官司嚴捕沒入之私販河東幽州礬一兩以上私鬻礬三斤及盜官礬十斤者棄市淳化元年有司言慈礬滯積小民多於山谷僻奧之地私鬻侵利而綠礬價賤不宜與

晉礬均法詔同犯私茶舉賞先是建隆二年命左諫大夫劉
熙古詣晉州制置礬許商人輸金銀布帛絲綿茶及緡錢官
償以礬歲增課八十萬貫太平興國初歲博緡錢金銀計十
二萬餘貫茶積三萬餘貫端拱初銀絹帛二萬餘貫茶計十
四萬貫至是言者謂礬直酬以見錢商人以陳茶入博有利
豪商無資國用詔今後惟聽金銀見錢入博至道中白礬歲
課九十七萬六千斤綠礬四十萬五千餘斤鬻錢十七萬餘
貫眞宗末白礬增二十萬一千餘斤綠礬增二萬三千餘斤
鬻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天聖以來晉慈二州礬募民鬻之季
鬻礬一盆多者千五六百斤少者六七百斤四分輸一入官
餘則官市之無爲軍亦置務鬻礬後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

私售礬禁如私售茶法

皇祐中晉慈入礬二百二十七萬三千八百斤以易芻粟絹錢十三萬六

千六百無爲軍礬售絹錢三萬三千一百

治平中晉慈礬損

一百九萬六千五百四斤無爲軍礬售錢歲有常課發運使

領之視皇祐數無增損

陽州礬入三十

熙寧元年知慶州王

九萬六千斤亦以易絹錢助河東歲糴

熙寧元年知慶州王

廣淵言河東礬爲利之源請河東京東河北陝西別立礬法

專置提舉官光祿丞楊蟠言坊州產礬官雖置場而商多私

售請置鑊戶定其數許於陝西北界黃河東限潼關南及京

西均房襄鄧金州光化軍令鑊戶遞相保察或私賣越界禁

如私白礬法仍增官獲私礬輒以夾襍減斤重之法從之元

豐元年定畿內及京東西五路許賣晉隰礬陝西自潼關以

西黃河以南達於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則售坊州礬礬之出

於西山保霸州者售於成都梓州路出無爲軍者餘路售之

私鬻與越界者如私鑿法自熙甯初鑿法始變歲課錢三萬六千四百緡有奇五年定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奇爲新額元豐六年課增至三十三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爲軍鑿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元祐元年戶部言商旅販鑿舊聽其便適者發運司請用河東例令染肆鋪戶連保豫買頗致抑擾詔如舊制元符三年崇儀使林像奏禁河北土砦非便請卽產鑿地置場官買增價出之罷運晉鑿則官獲淨利無運載之勞民資地產省犯法之弊詔下戶部初熙豐間東南九路官自賣鑿發運司總之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豐之制大觀元年定河北河東鑿額各二十四萬緡淮南九萬緡罷官賣從商販而河東河北淮南各置提舉官政和復

舊制淮南礬事司罷歸發運司上供礬錢以三萬三千一百緡爲額五年河北河東綠礬聽客販於東南九路民間見用者依通商地籍之聽買新引帶賣建炎三年措置財用黃潛厚奏許商人販淮南礬入東南諸路聽輸錢行在而恃引據赴場支礬紹興十一年以鑄錢司韓球言撫州青膽礬斤錢一百二十土礬斤三十省鉛山場所產品高於撫青膽礬斤一百五十黃礬斤八十二十九年淮西提舉司定收礬錢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緡爲額它產礬所若潭州瀏陽之永興場韶州之岑水場皆置場給引歲有常輸

漳州東通海大山深阻雖有採礬之

利而湖梅汀贛四州之姦民聚焉其魁傑者號大洞主小洞主

元礬在廣平者至元二十八年路鵬舉獻磁州武安縣礬窖

十所辦白礬三千斤在潭州者至元十八年李日新自具工
本於瀏陽永興礬場煎烹十斤官抽二河南立礬課所於無
爲路一引重三十斤價鈔五兩